

拜  
經  
日  
記

大著旁通曲證精之至矣鄙意欲裒集其精核有關於一字一義者爲一書其餘泛論學問無關於經籍者或可割愛論韻四卷或另爲編次未知用中以爲何如已  
己季冬莊述祖識於蒙泉書屋

近日說經之士膚受目論不待言已其博而篤者亦多不能通貫全經出論時得時失在東此書任舉一義一字皆於經學之本源經師之受授會通而暢其說使讀者若置身于兩漢親見諸家之本者其勿可及也已戊午三月德清許宗彥識

拜經此書窮源竟委鉤貫會通實爲近時說經家所罕

及留讀案頭幾及月餘愧未能盡通其奧也敬服敬服  
庚午六月福州陳壽祺讀于長椿寺街京邸

拜經日記贈言校勘里居姓氏

餘姚盧召弓

文昭

嘉定王鳳喈

鳴盛

大興朱石君

珪

嘉定錢曉徵

大昕

青浦王德甫

昶

鎮洋畢纘蘅

沅

儀徵阮伯元

元

仁和孫詒穀

志祖

錢塘梁山舟

同書

大興翁潭溪方綱

無錫秦小峴

羸

高郵王懷祖

念孫

栢山法時帆

式善

德清蔡生甫

之定

天門蔣丹林

祥墀

覺羅桂香東

芳

長洲吳玉松

雲

金壇段若膺

玉裁

吳縣江叔灃

聲

寶應劉端臨

台拱

歸安丁小雅

杰

桐城姚姬傳

鼐

武進鄭清如

環

陽湖孫伯淵

星衍

武進莊葆琛

述祖

陽湖洪稚存

亮吉

武進趙億孫

懷玉

寧化伊墨卿

秉綬

懷寧汪銳齋

德鉉

仁和龔闇齋

麗正

固始吳美存

其彥

歸安姚秋農

文田

高郵王伯申

引之

蕭山湯敦甫

金鉞

大興徐星白

松

歙縣鮑覺生

桂星

全椒吳山尊

薰

開化戴金溪

敦元

嘉應宋芷灣

瀚

福州陳恭甫

壽祺

德清許周生

宗彥

棲霞郝蘭臯

懿行

南海張棠村

業南

桐城馬元伯

瑞辰

績溪吳春橋

秉虔

武進張高文

惠言

宛平嚴鐵橋

可均

歙縣凌次仲

廷堪

承德孫鳳卿

彤

海寧錢廣伯

韻

錢塘梁處素

履繩

海寧陳仲魚

鱸

蕭山徐北溟

鯉

仁和宋左羹

大樽

桐城章子卿

甫

吳縣鈕匪石

樹玉

吳縣袁又愷

廷禱

甘泉林仲雲

慰曾

江都焦里堂

循

德清宋小茗

咸熙

歸安嚴久能

元照

臨海洪筠軒

願煊

元和顧千里

廣圻

錢塘何夢華

元錫

錢塘嚴厚民

杰

仁和陳扶雅

善

仁和趙寬夫

坦

長洲宋虞廷

翔鳳

溧水王春泉

友沂

武進吳晉望

士模

陽湖惲子居

敬

陽湖劉申受

逢祿

陽湖莊卿姍

綬甲

陽湖顧子明

文炳

固始吳淪齋

其澹

仁和汪漢郊

家禧

仁和趙雪門

鉞

南海張寶田

宗裕

覺羅桂子美

莒

覺羅桂子光葆

覺羅桂子純荃

覺羅桂子明昆

武進周紺園之黼

拜經日記第一

武進臧氏學

鏞堂自知固蔽不敢妄作懼家學日漸廢墜辛亥校訂高祖玉林先生經義雜記成不量其力思克紹先德遇一隙之明簪筆書之久而彙錄題曰拜經日記以就正有道拜經爲余隨所居室輒以名焉者時乾隆甲寅仲夏鏞堂識於武昌督署

說文忼字

陸德明孔穎達引說文忼習也今說文作悞習也無忼字爾雅釋詁貫習也郭注貫貫忼也今俗語皆然釋文

忼音逝又時設反張揖雜字音曳云狎忼過度釋言狎復也郭注狎忼復爲釋文孫郭云狎忼復爲也忼石世反邢疏孫炎曰狎忼前事復爲也說文云狎狎也忼習也詩四月廢爲殘賊莫知其尤毛傳廢忼也箋云尤過也言在位者貪殘爲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忼於惡釋文廢爲如字忼也一音發忼時世反下同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正義曰說文云忼習也恒爲惡行是慣習之義定本廢訓爲大與鄭不同蕩內罌于中國覃及鬼方毛傳罌怒也不醉而怒曰罌箋云此言時人忼於惡雖不有醉猶好怒也釋文忼於市制反又時

說反說文云習也禮記表記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注忼於無敬心也釋文忼時世反又時設反左氏桓十  
三年傳莫敖狁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杜注狁忼也釋  
文狁忼時世反又時設反正義曰說文云狁狎也忼習  
也郭璞云貫忼也今俗語皆然則狁忼皆貫習之義僖  
十五年傳公曰一夫不可狁況國乎杜注狁忼也言辟  
秦則使忼來釋文忼也時世反又時設反國語晉語三  
得國而狁終逢其咎韋注狁忼也又今我不擊歸必狁  
注狁忼也不擊而歸秦必狁忼而輕我也補音忼時世  
反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諸侯或驕奢忼邪臣計謀

爲淫亂索隱曰忼音誓忼訓習言習於邪臣之謀計故爾雅云忼猶狃也狃亦訓習後漢書馮異傳忼忼小利李賢注忼忼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爲之爾雅曰忼復也郭景純曰謂慣忼復爲之也忼音逝文選潘安仁西征賦忼淫嬖之匈忍李善注小雅曰忼忼也見小爾雅

廣言

廣韻十三祭忼忼習時制切此皆說文忼字之證

而犬部狃下云犬性忼也尤爲有忼之明據

徐楚金作忼形近之

誤也徐鼎臣作驕又因忼而妄改其致誤之由并不可考矣

考玉篇忼余世切習也

明也廣韻十三祭忼明也一日習也餘制切又忼習也

丑例切一切經音義十二生經第一卷習忼又作忼翼

世反字林悞習也蒼頡篇悞明也爾雅狃復也郭璞曰  
狃悞復爲也據元應書知悞悞同字音亦相近蓋說文  
作悞蒼頡篇作悞而晉字林梁玉篇隋切韻皆從蒼頡  
篇作悞唐人熟於悞字遂據以亂說文之本真而毛公  
大史公鄭康成孫叔然韋宏嗣張揖孔鮒杜預郭璞秦  
漢魏晉間人皆用悞字知許叔重必作悞也又古文尙  
書君陳狃于姦宄傳習於姦宄凶惡正義曰釋言云狃  
復也孫炎曰狃悞前事復爲也古言狃悞是貫習之義  
故以習解狃習於姦宄凶惡言爲之不知止也案古文  
雖出魏晉間其詞意多本之三代秦漢如狃于姦宄之

與毛詩廢爲殘賊語意正同王肅改忼爲大識出古文  
下矣正義引釋言及孫炎注可謂知所根據大叔于田  
將叔無狃傳狃習也箋云狃復也正義亦引釋言及孫  
炎注爲證唐人之不忘所本如是

說文窳字

今說文宀部無窳字陸德明孔穎達引說文云窳嬾也  
當據以補正爾雅釋詁愉勞也注勞苦者多情愉今字  
或作窳各本誤从穴宋板  
邢疏引郭注从宀邢疏愉者嬾也釋文愉羊主  
反又羊朱反窳羊主反字林云汙也音烏說文云汙窳  
也案汙窳猶汙邪也一切經音義九窳嬾舊作窳今  
改正下同余

乳反爾雅窳勞也郭璞曰勞苦者多憧窳也亦嬾也言  
嬾人不能自起如瓜瓠在地故字从𠂔又嬾人恒在室  
故从宀又十窳情榆乳反嬾情也爾雅窳勞也郭璞曰  
勞苦者多窳情也又十一或窳與𡗗反情嬾之謂也爾  
雅窳勞也郭璞曰勞苦者多情窳也字从宀从𠂔又十  
四窳𡗗余乳反爾雅窳勞也郭璞曰勞苦者多憧窳也  
承慶云嬾人不能自起瓜瓠在地不能自立故字从𠂔  
又嬾人恒在室中故从宀又十五窳情榆乳反爾雅窳  
勞也郭璞曰勞苦者多情窳也又十七窳𡗗與乳反爾  
雅窳勞也郭璞曰勞苦者多憧窳也言嬾人不能自起

如瓜瓠在地不能自立故字从瓠又嬾人恒在室中故  
字从宀也又十九窳惰與乳反嬾惰之謂也爾雅窳勞  
也郭璞曰勞苦者多情窳也詩召旻臯臯訛訛毛傳訛  
訛窳宋板誤窳釋不供事也釋文窳此字音庾裴駟云  
病也說文云嬾也正義曰釋訓云翕翕訛訛莫供職也  
是訛訛爲窳不供其職也說文云窳釋訓疏嬾也草木  
皆自豎立唯瓜瓠之屬臥而不起似若嬾人常臥室故  
字从宀音眠史記貨殖列傳果隋贏蛤不待賈而足地  
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皆窳偷生徐廣曰皆音紫皆  
窳苟且墮嬾之謂也駟案應劭曰皆弱也晉灼曰窳病

也索隱曰麻音庾正義曰案食螺蛤等物故多羸弱而足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羸蛛之肉多疹毒之患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上德不試空言祿茲謂主麻臣天孟康曰謂君情麻用人不以次第爲天也師古曰麻音庾地理志下果麻羸蛤食物常足故啚麻媮生而亾積聚應劭曰啚弱也言風俗朝夕取給媮生而已無久長之慮也如淳曰啚或作紫音紫麻音庾晉灼曰啚病也麻情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啚短也麻弱也言短力弱材不能勤作故朝夕取給而無儲峙也如音是也商子懇令篇農無得糶則麻情之農勉疾又麻情之農勉

疾商欲農則草必懇矣又惰民不麻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又愛子惰民不麻則故田不荒鹽鐵論通有篇然後皆麻偷生好衣甘食論衡命義篇稟性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麻羸麻則壽命短文選枚叔七發八首血脉淫濯手足惰麻李善注應劭漢書注曰麻弱也餘乳切此皆說文麻字之證也玉篇㒼部廣韻九虞皆無麻字故諸書誤以麻字當之然說文此部𦵏麻也闕將此切玉篇此部𦵏子亦子爾二切史記云𦵏麻偷生謂苟且也廣韻四紙𦵏麻也將此切又子西切則說文玉篇廣韻俱有麻字可於注中驗之雖今本亦誤同諸書从

穴據其義知本从宀也說文穴部窳汚窳也从穴厶聲  
朔方有窳渾縣以主切玉篇穴部窳俞矩切邪也器空  
中也說文曰汚窳也廣韻九麋窳器空中亦病也以主  
切史記五帝本紀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史記索隱  
曰音游甫反駟謂窳病也正義曰窳音庾漢書地理志  
下朔方郡武帝元朔二年開西部都尉治窳渾莽曰溝  
搜屬并州師古曰窳音庾此皆穴部之窳與宀部之窳  
音同義別說文瓜部厶本不勝末微弱也从二瓜讀若  
庾以主切窳之从宀从厶爲會意故說文訓爲嬾詩正  
義一切經音義解說文皆言瓜瓠在地似嬾人在室故

从𠂔从宀而不云聲應顏注漢書俱訓𠂔爲弱又與𠂔  
之本訓合若𠂔从𠂔特爲諧聲故說文云从宀𠂔聲今  
爾雅正作愉注云字或作𠂔釋文亦愉字在上而元應  
於𠂔下引爾雅𠂔勞也郭璞曰勞苦者多情𠂔也凡七  
見皆同是知古本爾雅正作𠂔注云或作愉後人多聞  
愉寡聞𠂔因私乙改而釋文亦誤從之元應所據經籍  
往往有勝於陸孔本者此類是也爾雅疏訓愉爲嬾亦  
勝於釋文邢氏此條蓋本之孫炎高璉二家舊義說文  
心部愉薄也从心俞聲無勞義郭云情𠂔與說文𠂔嬾  
義合且商鞅兩言𠂔情枚乘孟康俱云情𠂔晉灼訓𠂔

爲惰皆與郭同若惰愉連文則罕見知景純必以窳爲  
正說文此字之脫當在唐季而唐人已溷同窳字故爾  
雅釋文作窳引說文污窳也則合窳窳爲一陸氏又申  
之云案汙窳猶汙邪也考說文穴部窳汚衰下也則污  
邪別是一字而陸牽合之是誤窳窳窳爲一矣史記漢  
書鹽鐵論云此窳說文玉篇廣韻訓此爲窳商鞅言窳  
情故乘郭璞孟康云惰窳晉灼訓窳爲惰徐廣元應以  
窳爲惰嬾之謂皆正訓也應顏訓窳爲弱窳本訓也爾  
雅窳勞也晉灼裴駰云窳病也勞苦疾病者多嬾惰此  
展轉相訓也說文此窳也爲本訓應劭曰此弱也猶訓

麻爲弱也晉灼曰此病也猶訓麻爲病也貨殖傳地理志言地饒食足民無饑饉故不肯力作常嬾惰偷生而張守節言食螺蛤等物故羸弱而足病顏師古言短力弱材不能勤作俱相懸萬萬此不通詁訓之失也麻訓污穢是卑下之稱故器之陋劣者亦爲麻裴駰訓麻爲病義得相通非若爾雅釋文之誤也丁度集韻上聲五九嘆麻嬾也史記此麻偷生勇主切司馬君實類篇七中麻勇主切嬾也史記此麻偷生字字典曰韻會七慶收麻注本司馬氏類篇勇主切嬾也與麻音義各別應分爲二此玉篇廣韻後字韻書之未誤者又案說文有狀

後人私以悞字代之不知說文注中尙存悞字然亦誤作悞矣說文脫窳字諸書誤以窳字當之不知說文注中尙存窳字然亦誤作窳矣此讀書之宜審慎也

又一切經

音義引承慶說知楊氏字統有窳字亦本之說文

### 有朋自遠方來

論語學而有朋自遠方來集解包咸曰同門曰朋釋文有朋有或作友非案白虎通辟雍篇云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

新舊本同

朋友之道也又易蹇正

義周禮司諫疏並引鄭康成此注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考班孟堅引用多爲魯論包鄭所注亦是魯論然則

魯論舊本作朋友自遠方來陸氏所見本有作友正與  
班鄭等合特友字當在朋下何晏作有朋未知何據所  
采苞注亦刪節不完其原本當亦有同志曰友一句因  
經作有故節之

疏箋補序

戴東原集爾雅注疏箋補序云爾雅六經之通釋也援  
爾雅附經而經明證爾雅以經而爾雅明至若言近而  
異趣往往讀應爾雅而莫之或知如周南不可休思釋  
言麻廕也卽其義幽詩蠶月條桑釋木桑柳醜條卽其  
義小雅悠悠我里釋詁惺憂也卽其義說詩者不取爾

雅也外此轉寫譌舛漢人傳注足爲據證如釋言闕恨也郭氏云相怨恨毛公傳小雅兄弟闕于牆闕恨也鄭康成注曲禮很毋求勝很闕也二字轉注義出爾雅庸案漢廣箋云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正義曰木可就蔭爾雅疏引舍人注曰麻依止也然則說詩者本與爾雅義同玉篇手部云挑他堯切撥也詩曰蠶月挑桑枝落之采其葉本亦作條初學記歲時部條桑採艾儷句引毛詩及鄭元曰條桑支落其葉然則此條字義與挑相近謂挑撥其桑之枝條高遠揚起者而支解落之如以釋木文解之非辭矣

王引之案玉篇引詩枝落

之方是挑桑之解撥也二字似非釋詩之辭落枝采葉亦非撥也廣韻挑字注亦云挑撥蓋挑字之常訓耳

十月悠悠我里毛傳悠悠憂也里病也鄭箋里居也雲

漢云如何里鄭箋里憂也是毛鄭之旨各有攸當非不

取爾雅且釋詁本有瘵病也是毛氏正用爾雅作里者

假借字耳俗本毛傳誤同鄭箋作居也引之案悠悠我里訓里爲憂是

也毛傳里病也雖取爾雅然下文亦孔之痲痲病也則上句不當復訓爲病鄭箋改訓居正爲此耳戴氏

據之遂謂說詩者不取爾雅釋詁惺憂也郭注引詩悠

悠我惺戴氏取之以難毛鄭惟言恨爲很字之譌此說

近是案春秋左昭二十四年正義曰釋言云閱很也孫

炎云相很戾也李巡本作恨又爾雅釋文云恨也孫炎

作很然則孫叔然與鄭康成同郭景純與李黃門同作  
恨亦有所本特當從鄭孫本與毛傳合

庾改爲藪

戴東原集書小爾雅後云廣雅釋器鍾十曰斛庾十曰  
秉秉十曰筥斛庾二文錯見並當爲藪而改區十曰藪  
斯協於聘禮記十斗曰斛十六斗曰藪十藪曰秉矣庸  
案聘禮記十六斗曰藪十藪曰秉鄭注秉十六斛今文  
藪爲逾然則逾亦十六斗也左氏昭二十六年傳粟五  
千庾杜注庾十六斗論語與之庾何晏集解庾十六斗  
蓋庾逾聲近假借字廣雅之庾十曰秉卽聘禮記之十

簠日秉張揖與包咸何晏皆據今文儀禮十七篇故不作簠字不必定據古文改之

說文儀禮用今文

余弟和貴

禮堂

云儀禮一經參用古今文而定之者惟

北海鄭公若漢儒引用及蔡中郎書石皆今文十七篇許叔重說文序自言傳經皆古文而於儀禮則今文爲多如士冠禮設局匱注今文局爲鉉古文匱爲密而說文作鉉不作局作匱不作密故金部云鉉舉鼎耳也易謂之鉉禮謂之匱鼎部云匱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从鼎門聲周禮廟門容大匱七箇易玉鉉大吉也旣夕禮

乃窆注窆下棺也今文窆爲封而說文引禮作封故土

部云塋喪葬下土也从土朋聲春秋傳曰朝而塋禮謂

之封周官謂之窆

地官鄉師之職

公食大夫禮記鉶芼牛藿羊

苦豕薇注今文苦爲芻

又見士虞禮記注及特牲饋食禮注

而說文引禮

作芻苦字義別故艸部云芻地黃也从艸下聲禮曰鉶

毛牛藿羊芻豕薇是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又書銘于

末注今文銘皆作名

既夕禮注同

而說文止用今文名金部

并不收古文銘是可得其所從之例矣

引之案古文止爲趾見士昏禮

說文無趾亦一證

# 何氏公羊注引瓜祭

古論雖蔬食菜羹瓜

句

祭必齊如也魯論雖蔬食菜羹

句必祭

句

必齊如也公羊襄二十九年傳飲食必祝注

祝因祭祝也論語曰雖蔬食菜羹瓜祭是也案何邵公  
止通今學不當引古論卽兼通古學義當全引必不從  
瓜祭而止此蓋用魯論必祭之文以證傳中必祝疏家  
不能詳其所出後人誤據今本論語改之

### 古文尋字

儀禮有司徹乃爇尸俎注爇溫也古文爇皆作尋記或

作燂春秋傳曰若可尋

監本鍾本皆作燂今據賈疏改正

也亦可寒也

賈疏曰論語及左傳與此古文皆作尋論語不破至此

疊古文不從者彼尋論語古文通用至此見有人作𤇗  
有火義故從今文也引春秋傳者哀十二年老傳今吾  
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服注云尋之言重也  
溫也寒歇也亦可寒而歇之鄭引之者證𤇗尸俎是重  
溫之義案論語經無尋字賈言論語作尋鄭不破作𤇗  
者必是鄭注論語溫故而知新訓溫爲尋也禮記中庸  
溫故而知新注溫讀如燂溫之溫謂故學之孰矣後時  
習之謂之溫正義亦引哀十二年老傳以證又引賈逵  
注云尋溫也考說文寸部尋釋理也从工从口从又从  
寸炎部𤇗於湯中燂肉从炎从熱省則𤇗溫之義正作

𤇗其作尋者爲釋理字但古文多假借故雖是𤇗溫之  
𤇗亦通用尋繹之尋禮古經左氏皆古文也故𤇗俱作  
尋賈景伯多識古文故注內傳訓爲溫服氏解誼亦承  
用之鄭公校定儀禮欲學者易曉見有尋𤇗二本因從  
今文使無作𤇗之本鄭必仍從古文矣何晏論語集解  
云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皇侃疏經云溫溫燂也  
所學已得者則溫燂之不使忘失又疏注云溫是尋繹  
之義亦是燂煖之義也案何解溫尋也句此襲用鄭注  
賈公彥所云論語作尋是也溫尋展轉相訓此注與賈  
服左傳及儀禮注並同何蓋未解此義故先用溫𤇗之

訓繼以尋繹之言離其本根曾未自知不免  
梁之皇氏夙疏禮記蓋是鑽研鄭學者故解經派字無  
誤至疏注欲曲通何說反失之矣朱子集注云溫尋繹  
也蓋本邢疏抑知溫爲一義尋繹又爲一義斷難強合  
乎吾因何平叔朱元晦不知古文尋而誤解因識鄭康  
成校定儀禮必從今文之苦心矣

髡者使守積

禮記王制公家不畜刑人注髡者使守積釋文髡五忽  
反本又作完音同徐戶官反正義引康成周禮注云王  
之同族不宮者髡頭而已案周禮掌戮髡者使守積鄭

司農云髡當爲完謂但居作三年不虧體者也又漢書  
刑法志完者使居積師古曰完謂不虧其體但居作也  
考說文元从一兀聲髡从髟兀聲髡髡或从元是完髡  
聲相近班孟堅義與鄭司農同徐仙民音戶官反則徐  
本禮記注亦作完陸氏云本又作完是也則鄭注禮記  
與注周禮不同與先鄭及班志同釋文作髡音五忽反  
正義引後鄭周禮注爲證皆相左也

反予來赫

詩桑柔旣之陰女反予來赫傳赫炙也箋云之往也口  
距人謂之赫我恐女見弋獲旣往覆陰女謂啟告之以

患難也女反赫我出言悖怒不受忠告釋文赫毛許白

反炙也

宋板詩疏岳本俱誤作光也

與王赫斯怒同義本亦作嚇鄭

許嫁反口距人也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正義釋經

云汝何爲反於我來嚇

豎作赫

然而拒我也又傳赫炙

當作

赫正義曰來赫者言其拒已之意故轉爲嚇與王赫斯

怒義同是張口瞋怒之貌故箋以爲口拒人謂之嚇定

本集注毛傳云赫炙也王肅云我陰知汝行矣乃反來

嚇炙我欲有以退止我言者也傳意或然俗本誤也釋

元應一切經音義一恐嚇呼嫁反詩云反予來嚇箋曰

距人曰嚇亦言恐赫或言恐喝皆一義也又八怖嚇呼

駕反詩反予來嚇箋云距人謂之嚇方言作恐憫又十九嚇呼呼駕反詩云反予來嚇箋云拒人謂之嚇嚇亦大怒也莊子秋水鴟得腐鼠鵩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釋文嚇許嫁反又許伯反司馬云嚇怒其聲恐其奪已也詩箋云以口拒人曰嚇楊子太元爭次二嚇河驪司馬光集注嚇呼駕切口拒人謂之嚇詩云反予來嚇案正義知孔氏從俗本經作反予來赫傳赫嚇也以赫爲嚇之假借箋云口距人謂之嚇此申傳正所以釋經也王肅欲改鄭義見三家經有作嚇者因據以改毛遂易傳文赫嚇也爲嚇炙也而以已乃反來嚇炙我之說申

之夫輕改經傳以難先儒肅罪固不容誅而訓嚇爲炙  
理亦難通乃崔靈恩集注誤從肅改之傳後陸德明釋  
文顏師古定本俱襲其謬幸孔氏正義以通行俗本爲  
據學識出崔陸等上矣其言傳意或然云云蓋難遽斥  
定本爲非耳或曰子以肅改毛傳作炙也質之正義信  
矣而并以肅改經赫爲嚇則何據曰正義引肅云乃反  
來嚇炙我此卽肅改傳文作嚇炙之證傳舉經旣作赫  
則經之作赫尙何疑乎曰子以爲三家詩有作嚇者則  
何據曰余高祖玉林先生撰經義雜記有云毛詩爲古  
文三家爲今文古文多假借今文多正字如毛詩倪天

之妹傳覲磬也而韓詩便作磬天之妹故知毛詩反子  
來赫傳赫赫也三家必有作反子來嚇者肅改毛詩非  
無所本當時三家並存故肅據之而人亦不疑曰旣本  
三家作嚇亦得何深非之曰此追論肅改經時有此三  
家之本耳若後三家旣亡唯存毛氏如陸德明釋元應  
所用旣是毛詩安得又作嚇字故以爲非凡考訂經學  
必遡其師承而察其源流方不誤也 又案釋文云赫  
本亦作嚇此據箋以改經也岳珂等本箋作赫此據經  
以改箋也赫字毛鄭讀同釋文毛許白反鄭許嫁反亦  
屬強爲分別旣之陰女當從鄭音陰王肅以陰女爲陰

知汝行曲說難通

盲眊

天官內饗豕盲眊而交睫杜子春云盲眊當爲望視案月令盲風涼風之譌也內饗盲眊望眊之譌也涼望並與盲聲相近故俱誤作盲以呂氏春秋載月令作涼風而知戴記盲字之誤以禮記內則作望視而知周禮盲字之誤康成注月令如字讀以盲風爲疾風蔡伯喈章句云秦人謂蓼花風爲盲風俱非也

五品不遜

尙書堯典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帝本紀百姓不親五

品不馴

殷本紀作百姓不親五品不訓

周禮地官司徒注敎所以親百

姓訓五品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案五帝本紀載尙

書克明俊德作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索隱曰訓

順也然則周禮注訓五品卽史記五品不馴蓋古文尙

書作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今文尙書作契百姓不親

五品不馴兩句八字之中但一字異耳其餘古今文並

同可據史記周禮注知之克明俊德作能明馴德克能

爲詁訓而俊馴爲古今之異古文尙書作克明俊德今

文尙書作克明馴德一句四字亦止一字之異蓋俊遜

與訓皆聲相近地官司徒土馴鄭司農讀馴爲訓易坤

馴致其道釋文馴徐音訓此依鄭義與史記正合余謂  
今文尙書亦用古字於斯可見周官壁中書古文也

拜經日記卷第一

經六千二百六十七字  
注二百九十九字

拜經日記第二

武進臧氏學

孝廉梁處素

履繩

著左傳通考訂異同極細致余爲

之校補一過自記要語癸丑孝廉以中年病終不勝存沒之感因錄其原文及余補正語惜未能與孝廉面訂是非也

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以璧加魯易許田魯世家集解引麋信曰鄭以枋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案假加聲相近故經傳互見魯論加我數年史記孔子世家作假我數年今三傳本並作假字據

裴駟集解知麋氏所注穀梁作以璧加許田與年表正

合今穀梁作假是後人依左傳所改

相謹案史記年表以璧加許田此从

公穀今文也孔子世家作假魯論作加史公从孔子國問古故世家作假古文也魯論作加今文也

桓八年將失楚師釋文一本無師字

案舊本當作將

失楚無師字蓋因下文望楚師而衍

桓十三年荒谷釋文荒谷本或作亢音同

案說文亢

下引易包亢用馮河易泰卦釋文荒本亦作亢詩閟宮

釋文遂荒韓詩作亢今本引韓詩亦作荒不可通浦氏

鏜云當作亢是也

桓十七年日官居卿以底日漢書律厯志日官居卿以

底曰 案注訓底爲平則杜本作底不誤然爾雅釋言  
底致也致日義較長漢儒所傳左氏當本是底字

莊四年以與紀季足利本及宋板以下有國字 案國  
字當有

莊二十二年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周禮夏官馬  
質疏姜大嶽之後也山岳則配天呂氏春秋長見篇注  
傳曰齊大岳之嶂

涉隱十  
一年文

案說文岳爲古文嶽詩崧

高維嶽時邁及河喬嶽般墮山喬嶽孔氏正義皆作岳  
崧高釋文云維嶽字亦作岳毛詩左氏爲古文嶽當皆  
作岳

莊二十七年季友鹽鐵論殊路篇魯莊知季有之賢古  
友有通 案釋文論語學而有朋有或作友顏淵有相  
切磋本今作友

僖四年爾貢包茅不入文選六代論苞茅不貢後漢書  
公孫瓚傳注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文選籍田賦注  
同 案凡包茅字皆當作苞詩白茅包之釋文作苞又  
木瓜正義禮記曲禮正義及藝文類聚八十白氏六帖  
一百太平御覽九百九十六引詩皆作苞自唐石經始不用卅  
頭

僖十七年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考正

陳樹華著

史記文同特無下內嬖二字五行志上師古注後漢書皇后紀論李賢注引內傳並作多寵案內寵之內似贅杜氏於下文內寵方有注案左傳蓋作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史記增損原文作齊侯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後人以史記校左傳遂書內字於寵旁而寫者并兩爲一

僖二十四年所不與舅氏同心者考正檀弓正義引作所反國不與舅氏同心者案凡誓詞多云所不如襄二十五年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論語夫子誓之曰予所不者據史記及鄭注論語可證檀弓正義所引明出

後人妄加

僖二十五年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釋文一讀以壺飧從絕句讀徑爲經連下句乖於杜意正義劉炫改徑爲經謂經歷饑餒下屬爲句輒改其字以規杜氏非也案顧氏隸辨徐氏紀產碑雖直徑管徑管卽經管也史記高祖本紀夜徑澤中索隱曰徑舊音經楚詞招魂經堂入奧注經一作徑蓋古通用案當從劉光伯作經下屬杜氏訓徑爲行而屬上非也

成六年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脰之疾注墊隘羸困也沈溺溼疾重脰足腫案說文土部云墊下也

春秋傳曰墊隘从土執聲一切經音義四引爾雅下涇  
曰隰注曰隰涇墊也然則墊隰乃下涇卑狹之意故民  
有沈溺重麗之病杜以爲羸困非也襄二十五年傳久  
將墊隘注墊隘慮水雨此解近之愁爲湫隘之意當并言之

成十二年釋文干城戶旦反本亦作扞又如字案此

條不當在扞難下貪冒上傳云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  
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是郤至解詩干城爲  
扞城故毛公傳詩曰干扞也本左傳爲訓杜注傳亦云  
干扞也此又本之毛傳據毛傳杜注知詩皆作干城斷  
無有作扞城者釋文此條必是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

民干城之音義依次當在能爲下以語上上云所以扞城其民此云能爲民扞城正相應合淺人謂干城字已見上當於其第一見作音義遂妄移於上不知公侯干城如字讀不音戶旦反爲民干城音戶旦反且本又作扞絕不同也

襄九年相土因之鄭注周禮校人引世本云相土作乘馬荀子解蔽篇杜作乘馬案毛詩鴟鴞徹彼桑土釋文引韓詩作桑杜縣自土沮漆漢書地理志杜陽師古曰齊詩作自杜是三家詩今文杜字毛詩古文皆作土左氏亦古文故杜作土

襄二十四年寡君是以請罪焉注請得罪於陳也釋文  
是以請請罪焉請並七井反徐上請字音情 案今本

脫一請字當從徐仙民音上請爲情謂以情實告晉也

襄二十八年舍不爲壇正義服虔本作壇解云除地爲  
壇王肅本作壇而解云除地坦坦者則讀爲壇也 案

三家詩今文作東門之壇

華嚴經音義  
一引韓詩傳

毛詩古文作東

門之壇

釋文  
正義

左氏亦古文故假壇爲壇服子慎不改字

必同王本作壇特其義爲壇故云除地爲壇依漢儒易

字之法當有壇讀爲壇四字王肅本作壇而讀爲壇正

用服氏誼也杜元凱不識古文輕好異於先儒因改服

王之義作如字讀云封土爲壇謬矣

襄三十一年子大叔美秀而文惠定宇云說苑政理篇  
子大叔善決而文蓋本左傳善決譌爲美秀 案杜註  
美秀云其貌美其才秀陸孔二家亦不言賈服王董等  
有異文是左氏本作美秀不得據說苑輕議爲譌也傳  
上云馮簡子能斷大事故下云告馮簡子使斷之是善  
決之事屬馮簡子不屬子大叔上云子大叔美秀而文  
故下云事成乃授子大叔使之以應對賓客蓋聘問  
四鄰應對賓客必擇美秀而文者爲國之儀表不必用  
善決之才也

昭二年宣子譽之正義曰服虔云譽游也夏諺曰一游一譽惠定字云孟子作一遊一豫趙岐曰豫亦遊也范宣子豫焉周易序卦豫必有隨鄭注引孟子吾君不豫則知此傳譽字本作豫故服虔互引爲證案此說亦未免好異正義引孟子正作譽又將何解蓋左氏古文故假譽爲豫也

昭四年使賓饋于介而退文選運命論注使賓饋于介而退御覽五百三十三引周書明堂云左爲左介右爲右介案尚書泰誓釋文云介音界馬本作介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字又作个音工佐反又禮記大學釋

文云若有一个古賀反一讀作介音界據此知禮記一个臣當從尙書讀作介公羊文十二年傳亦作一介乃尙書字又作个音工佐反此從俗本禮記讀大誤王肅注書亦作介傳言一介行李是偏副之義杜注此云个東西廂案東西廂乃偏室亦當爲介所謂左介右介是也

昭七年抑諺曰蕞爾國注蕞小貌論衡抑諺曰蕞爾小國文選魏都賦注陸機太子宴元圃詩注並作蕞爾小國小字後人所加案小字蓋本有杜解蕞爲小貌於本句小字無害如蕞乎遠哉優優大哉古人常有此句

法

孟縶之足不良弱行文選謝宣遠張子房詩注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唐宋石經並缺履繩家藏宋刊小字本作能行案不良能行四字爲句猶云不善能行故注云跛也作弱必因下文而誤下云弱足者居是足可言弱行不可言弱也

昭十二年供養三德爲善正義董遇注本爲共養解云盡共所以養成三德也漢書律厤志共養三德爲善師古曰共讀爲供案古供字皆作共恭敬字亦借作共正義當云董遇注本爲恭解云盡恭所以養成三德也

昭十六年子齏釋文說文作齏 案說文於齏下引春

秋傳又有齏云齒參差

昭二十六年穰之何損 案當從新序雜事第四及論衡作何益若作損於義爲曲傳又云若之何穰之又何穰焉何患於彗皆極言穰之無益

昭三十二年韓不信史記楚世家作韓不佞 案爾雅

允佞也

郭注云允信也佞人似信

定四年我必復楚國淮南脩務訓注我必覆楚國下子能覆之 案申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則復字當從高誘讀作覆亡之義杜注我必復楚國云復報也

於本句尚可通施之下句未免稍隔蓋杜氏不知古覆字多作復也

未獲所伏新序未獲所休 案上云未獲所休下云下臣何敢卽安則作休義勝據注云伏猶處也知杜本是伏字

哀元年暴骨如莽足利本作如草莽 案注云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草字蓋因注而衍

哀八年君子違不適讎國後漢袁紹傳曰且君子違難不適讎事注引左傳亦作違難 案難字當有

哀十六年旻天不弔 案周禮注鄭司農引作閔天不

淑五經異義左傳曰旻天不弔非秋也然則漢本左氏  
皆作旻說文及後漢東平憲王傳注作昊天必傳寫之  
譌旻有閔傷義故公稱旻天毛詩傳最是 又案左傳  
宴享字多作饗如僖二十五年王享醴詩彤弓正義引  
作王饗醴二十八年傳亦引作饗 成十二年有享宴之禮享以訓  
共儉釋文云享宴本亦作饗詩卷耳正義引作饗以訓  
恭儉又風俗通引用人其誰享之今僖十九年作用人  
其誰饗之又毛詩恭敬字皆不作共考之左氏亦然今  
據羣籍考之如莊二十四年儉德之共也宏明集引作  
儉者德之恭僖十七衛共姬釋文云共姬本亦作恭僖

二十七年杞不共也釋文云不共亦作恭僖三十三年  
弟不共後漢章帝紀弟不恭下李賢注引傳及周禮疏  
引鄭志皆作弟不恭文十三年書不共也詩魯頌譜正  
義引作書不恭也文十八年弟共詩商頌譜正義初學  
記九皆引作弟恭成十二年享以訓共儉詩卷耳正義  
引作饗以訓恭儉昭七年三命茲益共後漢馬援傳注  
引作三命滋益恭初學記十七說文滋字繫傳同又凡  
宴安字毛詩皆作燕今考左氏以覺報宴詩彤弓正義  
引作以覺報燕宣十六年宴有折俎詩伐木正義引作  
燕以折俎昭元年禮終乃宴彤弓正義引作禮終乃燕

昭十五年於是乎以喪賓宴漢書五行志作於是乎以  
喪賓燕宴樂以早五行志作燕樂已早昭二十五年私  
降昵宴說文暱下引作私降暱燕知漢唐舊本宴皆作  
燕也

夫之兄爲兄公

爾雅釋親夫之兄爲兄公

注今俗呼兄  
鍾語之轉耳

夫之弟爲叔夫

之姊爲女公夫之女弟爲女妹

注今謂之  
女妹是也

釋文於少姑

下之轉上大書兄公二字云音鍾本今作公禮記昏義

和於室人注室人謂女公

毛作女公  
茲從宋板

女叔諸婦也疏註

室人謂公姑

毛亦  
作姑

女叔諸婦也正義曰女公

舊公  
今改謂壻

之姊也女叔謂壻之妹又釋名釋親屬夫之兄曰公公  
君也君尊稱也俗間曰兄章又曰兄妣是已所敬見之

妣遽自肅齊也俗或謂舅曰章又曰妣亦如之也

舊妣作松

松遽作恒坤今據一切經音義卷三十五引校

玉篇女部妣夫之兄也之容

切廣韻三鍾妣夫之兄也職容切案郭注今俗呼兄鍾

當作今俗呼兄妣與釋名俗間曰兄妣正合釋文兄妣

音鍾本爲郭注作音非音經文乃或因音鍾二字妄改

注中妣字爲鍾

集韻三鍾妣通作鍾是北宋時已誤

故宋以來校釋文者

誤以兄妣是經文因著語云本今作公而不知其相左

也又夫之姊爲女公郭氏無說據鄭注禮記有女妣之

文知漢時卽有是稱可以補郭注所闕夫兄曰兄妯夫姊曰女妯夫父亦曰妯究其原蓋俱本作公釋名正本爾雅而有公君也君尊稱之訓可證爾雅經之本作公也袁又愷廷檣云以經作兄公俗呼兄妯故曰語之轉

謂公東轉爲妯

鍾三

也若經作兄妯俗呼兄鍾正是一音

安得云轉且兄鍾二字無理之至

釋

詁印我也注印猶

引說文云女人稱我曰妯蓋漢晉俗有是稱郭舉時驗證之故直云印猶缺也印語轉爲妯與公語轉爲妯正

一又下夫之女弟爲女妹據鄭注禮記知女妹必本作女叔故注云今謂之女妹是也以俗稱女妹證經之女叔若經本作女妹郭或云今俗有是稱而已鄭注女妯

女叔固俱本釋親文也庸案夫之母爲姑故其庶母爲小姑夫之兄爲兄公故其姊爲女公夫之弟爲叔故其女弟爲女叔以經上下核之足證袁說爲是

鄭注兄妯

禮記奔喪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注兄公

當作妯

於弟之

妻則不能也正義爾雅釋親云婦人謂兄之夫爲兄公

郭景純云今俗呼兄妯

監本作鍾畫粗是據俗本改今訂正

語之轉耳今

此記俗本皆女旁置公轉誤也皇氏

下脫

並云婦人稱夫

之兄爲公者須公平案正義知鄭注本作兄妯與昏義

注女妯之妯正同六朝以來妄改作公故皇氏義疏有

公平之說陸氏釋文無妘字之音然孔冲遠引爾雅注本作妘故下云今俗本女旁置公轉誤也轉誤二字正承郭注言之可驗孔氏所見鄭注本尙有作妘者特斥爲俗本不用耳

陽予也

爾雅釋詁台朕賚畀卜陽予也注賚畀卜皆賜與也與猶予也因通其名耳魯詩云陽如之何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陽釋文陽音賜又如字本或作賜據影宋本宋毛居正近姜上均皆疑陽字當作賜學士盧召弓釋文考證云疑注本作賚卜畀賜與也故下承明云與猶予也以陽

爲賜正與音合此古人改字法袁又愷云據郭注引魯詩陽如之何又時驗巴濮之人自呼阿陽是經文斷作陽而不作賜郭注賚畀卜皆賜與也此專注賚畀卜三字台朕解已見上故郭氏但釋陽義與猶予也當作予猶與也經作予我之予而有賜與義故郭舉經以通之云此予字猶與字也因通其名爲賜與之與所以申上賚畀卜之皆爲賜與也若經作賜郭何云因通其名且魯詩云云以下皆爲賚矣釋文云音賜本或作賜則陸氏所見本已誤作賜陸不能辨正故反從誤本爲音邢疏云予卽與也皆謂賜與台者遺與也讀與貽同朕者

我與之也是未識皆賜與也句專爲賚畀卜之注而誤解予字皆作與也鄭漁仲注欲分台朕陽與賚畀卜爲二是不審郭氏予猶與也因通其名二語也而釋文考證之混陽賜爲一岐作兩解亦可顯見其非矣

### 歸寧父母

詩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金壇段若膺云經歸寧父母謂文王之父母也序言后妃在父母家爲女子子若此則可以成婦禮於舅姑而化天下以婦道故曰葛覃后妃之

本也言告言歸傳婦人謂嫁曰歸此歸寧父母之歸卽  
言告言歸之歸也父母在則有時而歸寧耳此九字蓋  
後人所加袁又愷云序歸安父母經歸寧父母當從段  
作謂嫁曰歸解而仍作后妃之父母序曰后妃在父母  
家又曰則可以歸安父母文同則義無不同果有異義  
鄭當箋出今鄭云可以歸安父母言嫁而得意猶不忘  
孝是鄭氏之以歸爲嫁以父母爲后妃之父母考之序  
而可見又案召南草蟲未見君子憂心忡忡箋云未見  
君子者謂在塗時也在塗而憂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  
母故心衝衝然亦旣見止亦旣覲止我心則降箋云始

者憂於不當今君子待已以禮庶自此可以寧父母故  
心下也此箋一曰寧父母再曰寧父母卽曰葛覃歸寧  
父母之經本章箋云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謂嫁而見  
當於君子則可以安父母之心矣是鄭氏之以歸爲嫁  
以父母爲后妃之父母考之經而又可見序言后妃在  
父母家躬儉節用習於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則出嫁而  
當於君子無貽父母之羞盡女子子之道以供婦職極  
其至而母儀天下故曰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  
也此葛覃所以爲后妃之本害漸害否歸寧父母正女  
子在家時豫自審其輕重之宜以爲他日見當於君子

之具庶于歸之後可以安我父母之心也豈非后妃之本乎

洒灑也

周禮夏官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注洒灑也鄭司農云洒當爲灑元謂論語曰子夏之門人當洒埽應對案毛詩抑洒埽庭內傳云洒灑也古文假借故周官毛詩古論俱作洒今文正字故三家詩魯論作灑鄭司農以今文讀之故云洒當爲灑毛公康成知洒卽灑字故云洒灑也不必轉改然則康成注魯論以齊古校定必從古作洒注云洒灑也今論語作洒蓋卽鄭氏所定

韓詩外傳六引詩灑掃庭內是三家詩作灑之明證又  
論語今雖無古魯兩書而有古論作洒知魯論必作灑  
也鄭注周官引論語而不引毛詩者注禮時未見毛詩  
彼三家經皆作灑也

周禮以今證古

段若膺云今儒好用古字凡講小學必宗說文然當究  
其意旨不可拘其形體凡一代有一代之字何必盡泥  
說文如周官爲古文康成於經則仍古字於注則易今  
體正以今證古在古爲某在今作某故經用古于注易  
以今於經用古灑注易以今法可見康成之不似今人

徒好寫古字也庸案俗本周禮每以經改注以注改經  
寢失其舊嘗見錢孫保所藏宋板共十二卷每官分上  
下猶存舊式其以今證古者于灋字外如經作攷注作  
考經作眡注作視經作示注作祇經作媞注作美經作  
蠱注作鮮經作藟注作艱經作政注作征經作狸注作  
埋經作盭注作粢經作鬻注作煮經作果注作裸經作  
擲注作拜經作飲注作吹經作虞注作鏐經作邈注作  
原經作邾注作兆經作藟注作夢經作參注作三皆是  
以今證古也

袁廷檣案明翻岳板凡經古文注皆作今  
字與錢本同然前人注亦衍文二十六惟

嘉靖本不衍嘉靖本三禮並有周禮  
爲最儀禮與北宋本無異禮記稍遜

篇章釋文幽彼貧

反注邪同漢人書幽皆作邪

趙岐公孫五章句上云詩邪風鴟鴞之篇又滕文公

章句上云詩邪風七月之篇

故鄭亦以今證古各本注中俱改同經

作幽幸釋文猶存其舊又宋板周禮凡廢興字作廢癢疾字从疒作癢凡樹藝字作藝六藝字从云作藝俗本往往混之舉此可見古人用字之精而有別

毛氏禮記注疏譌字

汲古閣毛本所刻禮記注疏俗字特多又好以說文篆體輕改唐宋相仍舊字此弊啟於明之中葉而於今爲最名爲好古實足以害古余嘗見宋影大字單注禮記字體精雅往往與開成石經印合茲采其凡以破好古

之失爲登梨棗者取式焉不第訂毛氏之譌也諡不作

諡今不作箇荅不作荅大不作太脩不作修䟽不作疎

鍾不作鐘筭不作算笑不作笑壺不作壺姊不作姊策同

慤不作慤宜不作宜宜善不作善昔不作咎不不作亦

遲不作遲釋同蓋不作蓋並不作竝嘗不作嘗爽不作爽

略不作畧褻不作褻屬不作屬退不作退直不作直賓

不作賓昏不作昏象不作象旨不作旨指同會不作會會同

躬不作躬窮同異不作異選撰同博不作博麤不作麤或作粗

皇不作皇兌不作兌說同宿不作宿表不作表遠同袁園同陰不

作陰龜不作龜贊不作贊卿不作卿節同強不作強暴

不作暴保不作保處不作處弃不作棄

此因唐石經避諱可不從畝

不作畝教不作教髦不作髦

同髮

訟不作沿評不作訊死

不作死爲不作爲縣不作縣愉不作愉卑不作卑奄

不作奄聰不作聰录不作录

同錄

冕不作冕僕不作僕

肉不作肉

或作肉

亨不作亨享不作享

同孰

高不作高亮不

作亮損不作損

同負

涓不作涓孽不作孽僻即臂字僻即

壁字皆揔外手作揔絲總从糸作總餘若匡宇世弘音

恒垣立貞徵殷璆勸讓慎珣縣荏等字皆避諱闕末筆

不至改易本文猶存古意

大戴禮有爾雅

公羊宣十二年注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卿大夫方舟  
士特舟疏云釋水文也案何邵公引爾雅釋水而稱禮  
者魏張揖上廣雅表言爾雅秦叔孫通撰置禮記此蓋  
漢初之事大戴禮記中當有爾雅數篇爲叔孫氏所取  
入故班孟堅白虎通引爾雅釋親文偁爲禮親屬記三  
六紀篇禮親屬記曰男子先生稱兄後生稱弟女子先  
生爲姊後生爲妹孟子帝館甥于貳室趙云禮記妻父  
曰外舅謂我舅  
者吾謂之甥應仲援風俗通聲音篇引釋樂大者謂  
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約爲禮樂記則禮記中之  
有爾雅信矣或疑漢藝文志禮家不及叔孫通張氏之  
言恐未得實蓋未考之班氏諸書也

苗本禾未秀之名

苗本禾未秀之名因以黍稷未秀者亦通稱爲苗如詩  
彼稷之苗等是若論語惡莠恐其亂苗也孟子七八月  
之間旱則苗勃然興之矣則皆指禾言之春秋莊公七  
年秋大水無麥苗二十八年冬築微大無麥禾何邵公  
云水旱螟螣皆以傷二穀乃書然不書穀名至麥苗獨  
書者民食最重蓋春秋是聖人正名之書故在秋則曰  
苗在冬則曰禾即一物亦隨時定稱不相假借况以黍  
稷通稱者濫施乎故公羊云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待  
無麥然後書無苗穀梁云麥苗同時也皆知苗即禾之

禾秀者何邵公云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此最得經傳意杜元凱云漂殺孰麥及五稼之苗范武子云麥與黍稷之苗同時死皆不知苗即禾也故春秋當從公羊穀梁雖得經意惜范氏不足以傳之即此一端學者亦可知定所從矣

春日昊天夏日蒼天

白虎通四時篇云爾雅曰春日昊天夏日蒼天秋日旻天冬曰上天一說春爲蒼天等是也詩黍離正義云異義天號今尙書歐陽說春日昊天夏日蒼天爾雅亦云元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

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大言之書堯典正義云鄭元讀爾雅云春爲昊天夏爲蒼天案白虎通俗本爾雅曰三字在冬曰上天之下首二句亦作春蒼夏昊此淺人熟於郭本爾雅而妄爲移改也

今訂正班孟堅所見本是春昊天夏蒼故首引爲據

洪頤煊案

說文黍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詩黍離因黍苗之盛而呼蒼天亦可爲夏爲蒼天之證

其後一說

與爾雅不同於正文外聊備一義而已故略之異義謂爾雅亦云是許叔重所見本與班氏同康成以出於孔門蓋不誤因爲之釋說文解字云春爲昇天元氣昇昇與鄭義正合昊昊者廣大之貌也廣雅釋天云東方昇

天亦本雅訓

楚辭章王逸九思云惟昊天今照靈陽氣發分清明風習習兮和緩百草萌兮華榮

郭本作春蒼夏昊即白虎通所載後一說是也然與班孟堅所引爾雅歐陽氏今文尙書許叔重五經異義及說文解字鄭康成異義駁張揖廣雅等俱不合其義非也考詩正義引李巡注云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正義又云鄭讀爾雅與孫郭本異則漢儒李侍中孫叔然本皆作春蒼夏昊矣無怪乎晉之郭景純也

拜經日記卷第二

經六千八百三十三字  
注五百五十六字